



淮海集卷之十二

秦觀 少游

序篇

臣間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蟪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
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
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
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

嗚呼此亦愚臣效嗚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
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轂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
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
不極則急不成一儼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
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
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
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群聽作
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閭畧作人材
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
得與失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

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
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
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
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
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
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
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着則精喪治心
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堯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
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
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擔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是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入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後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

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占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

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踈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三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顯政用事補闕

杜進上書斥為下邳令由是諫議官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

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
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
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
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
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
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
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
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
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疆之
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

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
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
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夫臣相繼而
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
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
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
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存興
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協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
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
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
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
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

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訥
將去穎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
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
訥言以訥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闢市譏而不征
周公成王之時則闢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施之推此
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
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
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
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
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
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
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
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
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
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
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
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

而過直矣何告訐訛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
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隱忍羈縻靡蕘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
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
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
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
而救之以猛猶閘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
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
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閘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
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過遠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
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得不可得
而用之

淮海集卷之十三 進策

安都

秦觀 少游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

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轡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鼯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被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

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

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倉猶恐不瞻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疑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繫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克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

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為時輩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不肖是察而勿以親嫌

淮海集 卷之十三
為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克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此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

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劉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

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

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
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
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
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
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
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
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
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
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
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
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
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
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
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
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其陵
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
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
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
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
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
搢紳之禍不鮮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
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

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
逢吉之黨又有八閔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
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
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
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
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
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
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
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_側及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
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
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
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
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
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
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
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
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
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
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
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

濟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
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
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
今所謂元老大儒杜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
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
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
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
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
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
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杜稷之臣者矣終十三卷

淮海集卷之十四

進策

秦觀 少游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
者器識闕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
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
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
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
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
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
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
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

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奇材者尤人主
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
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
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
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椽章
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
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
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
榱桷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
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
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
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

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
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
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
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
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
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
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
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
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
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
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

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勝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

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皇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

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
於是蕭何擴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
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
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
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
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
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
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
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

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
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
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
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
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
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
衆指以為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
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

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
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
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
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
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
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
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
之大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
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
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

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
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
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闡出財物矣密人有告
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
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
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
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
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
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

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私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

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椿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恠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

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禦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一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

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
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
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
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
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
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
其直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
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
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
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
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

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
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亦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
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
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
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
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
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
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
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
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
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

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
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
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
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
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
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士龍
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
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
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驪駒騏驎一日而馳千里
捕鼠則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鳴鴉夜撮蚤察毫末書出
賾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
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

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上則
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
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之十五

官制上

秦觀 少游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
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
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
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
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
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
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
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
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

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
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
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
寄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
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
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
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
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
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
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
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
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

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
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
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
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
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
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
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
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
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
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
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

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度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自垂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

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
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
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泯泯然偷取
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
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
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
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為
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
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
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
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

為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
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
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
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
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
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
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
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
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
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

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
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
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
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
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
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
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
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
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
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恠哉本朝至
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

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
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克及侈侈心自動
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劔以武斷於鄉曲畢弋
漁獵穀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
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
苗免後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
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
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
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
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箠
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

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羗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歛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姦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頽閣言

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通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

也下脫是以二字

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
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
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
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
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
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
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
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
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
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
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
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
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
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
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
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
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
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
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
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
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

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今雖有儀制之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與禮而為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降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皆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之十五

淮海集卷之十六

進策

將帥

秦觀少游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

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
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
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刃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
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
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
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
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
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
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
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
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軍
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
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
肩摩而較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
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
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
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
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
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
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

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鄙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玄魚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礪鞞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成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繩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無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眾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眾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

禹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接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賓白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軋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礫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扭

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

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
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違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
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
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
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眦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
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
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
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實也
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
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殲然而發
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
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

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
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
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
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
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耻
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
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
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
若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
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
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

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友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

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物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後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宜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
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綉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書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闕茸取且之
人一旦敵傳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陳營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出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之十六

淮海集卷之十七

秦觀 少游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棋剗革為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寃魄也精神失守寃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

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至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間卷軍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目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鶚以為矢傅膠合漆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

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
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
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
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
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
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
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
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
為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遜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
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
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

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
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
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地
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地鼠之術必環其窟穴
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
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地鼠也虎不可以艾
薰而水注地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
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

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竒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
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
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
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
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
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
追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
束手而受斃孰若邂逅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
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
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
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
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
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
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
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後薄賦歛善氣既應年穀
胥孰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
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
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

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為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

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

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
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
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
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
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
効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
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
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
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

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
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
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
里而縱蹏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
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
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
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
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
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
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
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

可字衍

橫之間無不可者雜魯少文獨可以倒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

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淮海集 卷之十七
縱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
謂有增紳元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
言也

淮海集卷之十七

淮海集卷之十八

進策

邊防上

秦觀 少游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
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
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
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
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
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
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
百餘萬而羗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胃而卧

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緩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狄道抱罕故為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抱罕五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

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為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為

劉氏所據曲昌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
捍之勤其勢夫易又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
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
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
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一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
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執其足
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耻
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
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紆於此矣
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
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知如以先帝所立
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

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
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
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關
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
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羗之勁悍不可以力屈又
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
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
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
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
要衝故其壤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

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羗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啟行抱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

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羗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鷸相持既狃於求樂之後常以中國為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頽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

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橐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韎鞞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鬩狼怨禍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恠也臣以為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盡護

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為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

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敵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窺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暮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羗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廊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

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羗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羗人歲五戰也羗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鳥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徃徃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

淮海集 卷之十八
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
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
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克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
羗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
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
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羗所長
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
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
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
年羗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
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
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悞不從則
尾而求食矣

後學張縱校正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

淮海集卷之十九

秦觀 少游

進論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音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

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澶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

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廡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

明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
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
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揚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
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
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
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
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用元成等
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
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
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脩法

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
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
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為舉首用經
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
耳為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
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
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
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為丞相權移主上
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強
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

掌握之中大臣取克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與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

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憚陸之顯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

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

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譖之於
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
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
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
奏於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密不以仁
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之十九

淮海集卷之二十

秦觀 少游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
小變不失其太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
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
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
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
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
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

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

以為鑊鄒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殼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

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况於勁騎三千乎與
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摺紳先生之
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
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
洽而至於此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
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
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
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

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
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
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
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
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
苟免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
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
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
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
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阨於陳蔡蓋遷自况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
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

海集卷之二十一
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為正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况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為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鉄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玉鳳用事玉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捨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衰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恠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耻之寔乃獨弔焉

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為侯張而身詘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為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

誦也寔於侯張亦誦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誦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或誦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言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為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臣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秦觀 少游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疆矢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

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臣竊以為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

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吉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

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鳴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

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指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杜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髮其父之故

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

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

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鮮為耻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為蝮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者耶孟子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為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道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

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顓於導不答顓遂見
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然則顓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
曰王導殺周顓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
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悉殺又
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
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為
其不討穿乎傳以為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
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
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
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
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

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毋坐
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
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
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
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
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顓之事有似
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恃之以晦至智
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

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筭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子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浩

則不然其設心惜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曆草左夸誕妄詆古人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

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
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
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
為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之二十一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秦觀 少游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
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以
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
以閔閔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
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壻女為王妃布臺省而列州
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
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

由温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表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
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
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朓褚彥回之屬初
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
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
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
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
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矯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
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
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

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
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
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投劾而歸
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
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蓋可見
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為文故
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
術為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為文故自周衰以來作
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
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

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
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
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
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
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為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
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
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鈎列
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撫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
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
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
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

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
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
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
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
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
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
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
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
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

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鳥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

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又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又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

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為不然而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之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子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強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

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為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踈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比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

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喋血觀闕之前不勝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鎮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為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季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為德裕能不為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為太和之

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堅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

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疆忍精急高氣樂鬪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

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之二十二



